

簡
爰

(下)

第二十九章

我進門去，看見十分安靜，那算命先生如他是一個算命人，十分顯爲靜
靜的坐在壁爐前的一張安樂椅上。她穿着紅外套，戴着黑帽子，或者不如說是頭
寬邊的吉普色人帽，用一塊帶條的手帕結在下頰下面。一支已經燻了的煙燭立在桌子
上面。她轉身向着火上，似乎在藉看火光，讀着二千小黑書，像一本祈禱書；像多麼
老婦人一樣，她讀書時低聲把字唸出來。我進去她並沒有立即停止，彷彿她要讀完一
段。

我站在地氈上暖我的手，離開客廳裏的火坐着，手還是有點涼了。我這時覺得寧
靜就如同我一生中一樣：在吉普色人的外套上實在沒有什麼擾亂人鎮靜的東西。她合
起書來，緩緩向上看，她的帽邊一部分遮住她的臉，然而在她抬起頭來時我仍然可以
看見，是一個奇怪的臉面。全臉是綠綠的顏色，蓬亂的髮從一條白帶下面聳露出
來，這帶子經過她的下頰，半遮住她的面頰或嘴巴。她的眼睛即刻用大胆直接的凝視
對着我。

「喔，你要算命嗎？」她問和她的眼色一般果斷和她的面貌一般嚴厲的聲音說。

「我不在乎，媽媽；你可以隨自己高興；不過我應當警告你，我並沒有信心。」
「這樣說話和你的魯莽倒相稱。我料到你這樣了；你跨過門限時我從你的腳步聲裏就聽出來了。」

「你聽出了嗎？你的耳朵真靈敏。」

「我有靈敏的耳朵；並且有靈敏的眼睛，靈敏的腦子。」

「在你的職業上，這些你都需要。」

「我需要；尤其在和你這樣主顧談命的時候。你為什麼不抖索？」

「我不冷呀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變蒼白？」

「我並沒有病呀。」

「你為什麼不請教我的本領？」

「我並不胡塗。」

這老婦人從兩子和綉帶下高笑一聲，她於是抽出一根短黑的煙斗，點着火抽起煙來。拿這種慰安品耽溺了一會，她抬起頭來，從嘴裏牽開煙斗，在穩穩的凝視着火的時候，

「你冷；你病；你胡塗。」

「證明這個，」我回答。

「我要證明，只用幾句話。你冷，因為你孤獨，沒有什麼接觸引出你內心裏的火。你病，因為給予人的最高尚、最甜蜜、最好的感情，遠遠離着你。你胡塗，因為雖然你吃苦，你却並不招引那感情近來，也不走動一步到它等着你的地方去迎接它。」

她又把那短黑煙斗放在嘴裏，又用力吸起煙來。

「知道她是一個住在大家裏的孤獨的依賴者，這種話你幾乎對於每個人都是可以說的。」

「我幾乎對每個人都可以說這話，但這話幾乎對於每個人都是真實的嗎？」

「在我這種情形中是真實的。」

「是呀；正是這樣了，在你的情形中；可是替我找出另一個地位完全和你一樣的人。」

「就找出幾千也容易。」

「你爲我找不出一個來。若是你知道，你所處的地位是特殊的：很靠近幸福，是的，可以夠得到幸福。材料都齊備了，只消有一個動作來混合這些材料。機會使得它們有些分離；它們一接近，洪瀾就隨後到來。」

「我不懂隱語。我一生不會猜謎。」

「假如你願意我把話說得更明白，把你的手掌給我看。」

「我料想掌上必須放着銀子了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我給她一先令；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個舊錢袋把錢放進去，結住袋，又裝起來，她告訴我伸出手去。我作了。她把臉放到我的巴掌跟前，看着它，却没有摸。

「太細嫩了，」她說。「這樣手我一點弄不明白；幾乎沒有紋；而且巴掌裏有什麼呢？命運並不是寫在那裏的。」

「我相信你，」我說。

「不在那裏，」她繼續說，「是在臉上；在前額上，在眼睛四周，在眼睛裏面，在嘴紋上。跪下，抬起頭來。」

「唉，現在你要回到現實上來了；」我服從她的時候說。「我就要開始對你有點信心了。」

我離她半碼以內跪下。她撥動火，使得一道光波從被撥動的煤裏發出；不過這光，因為她是坐着的，使她的臉面陰影更深，却照亮了我的臉面。

「我不知道今晚你懷着什麼，到我這裏來，」她看一會的時候說。「我不知道

你在那邊屋裏坐着，關人們像幻燈裏影子一樣在你面前跑動，在這幾點鐘裏而你心裏忙着想些什麼，你和他們離不過是人形的影而不是實質一樣。」

「我時常覺得倦，有時發瞌睡，但是憂傷却少有。」

「那末你有什么祕密的希望支持你，而且向你低述將來，使你高興了？」

「我沒有。我最希望的是，從我的收入中積下足夠的錢，有一天在自己租來的屋子裏設立一個學校。」

「讓精神靠它生存，這是吝嗇的養料；而且坐在那窗前的座位上——你看我知道你的習慣——」

「你從僕人們聽說的。」

「呀！你自以為聰明哩。也許我是罷；說實話，我和他們中有一個認識，波兒太太——」

聽到這名字時我驚跳起來。

「你認識——你是認識嗎？」我想；「那事情中畢竟有些巫術了！」

「不要驚怕，」這個怪人繼續說；「波兒太太是一個穩妥的人；緘默而且安靜；什麼人都可以信託她的。不過，像我剛才所說的；坐在那個窗臺上面，除了你將來的

學校你就不想什麼嗎？你面前沙發和椅子上面坐的人，你現在對其中任何一個也不感興趣嗎？沒有一個臉面你在研究嗎？沒有一個人你對她的動作至少帶着好奇心觀察着嗎？」

「我歡喜觀察所有的臉面和所有的人。」

「不過你就沒有從其餘人中選出一個——或許兩個嗎？」

「我常常這樣作；當一對人的姿勢或眼色似乎含有故事的時候，觀察他們使我開心。」

「你最喜歡聽什麼故事呢？」

「哦，我並沒有許多選擇的餘地！它們總離不開一個主題——求愛，結尾總是同樣的災禍——結婚。」

「你歡喜那個單調的主題嗎？」

「確實的，我不關心：那對我不算什麼。」

「不算什麼？當一個小姐，既年青又富於生命健康，美麗迷人，天生有錢有地位，在一位紳士眼前坐着而且微笑，這位紳士你也——」

「我怎麼？」

「你認識——或者也以爲很好。」

「這裏的紳士們我全不認識。我就沒有和他們交談過。」
至於以爲得如我認爲他們有幾分……其餘的年青、時髦、漂亮、活潑；不過實在的，他們全可以隨便歡喜接受誰就接受誰的微笑，不致使我的感情以爲這事對我有什麼關係。」

「你不認識這裏的紳士們？你沒有和他們一個人交談過一句話？你對於這家的主人也這樣說嗎？」

「他不在家呀。」

「奧妙的答話！頂乖巧的遁詞！他今天早晨到米爾口特去了，今晚或明天就要回來；這種情形就把他從你的相識人名中除外了嗎——就彷彿把他的生存抹殺了嗎？」

「不；不過我看不出來羅契司特爾先生和你所說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呵。」

「我說小姐們在紳士們的眼前微笑；而且羅契司特爾先生的眼睛中最近收容了這末多的微笑，使得它們像兩個裝滿過邊的杯子一樣外溢了；這你就沒有見着嗎？」

「羅契司特爾先生有權享受和他客人們交際的快樂呵。」

「關於他的權利是沒有問題的；不過你就沒有看出，在這裏所表現的婚姻故事之中，羅契司特爾先生享有了最活潑，最纏綿的一個嗎？」

「聽話人的熱心加快了說話人的舌頭。」這話我與其說是對吉普色人，倒不如是

對我自己說的；她的奇怪的言談、聲音、態度，這時把我包圍在一種夢裏了。料不到的話一句跟着一句從她嘴裏發出來，直到我被裹入神祕的網子；而且奇怪着有什麼看不見的精靈，附在我的心旁幾星期，觀察着它的活動，記載着每一下跳動呢？

「聽話人的熱心！」她重述。「是的；羅契司特爾先生一坐一點鐘，他的耳朵傾向着那末歡喜說話的引人愛的嘴唇；羅契司特爾先生是那樣的願意聽，而且對於人家給他的消遣，看來是那樣的感謝呵；你注意到這情形了嗎？」

「感謝！我不記得在他臉上看出感謝來了。」

「看出！那麼你分析了。你看出什麼了呢，假如不是感謝？」

我沒有說什麼。

「你看見愛情了：你沒有嗎？——而且你向前展望，你看見他結了婚，看見他的

「婦幸福嗎？」

「不！並不準是這樣。你的巫術有時有些錯誤呵。」

「那你看見什麼鬼東西了呢？」

「不要管；我是來這裏詢問，不是來告白。有人知道羅契司特爾先生要去嗎？」

「是的；和美麗的格來姆小姐。」

「就在目前嗎？」

「外表是證明着這個結論的；而且，無疑的（雖然懷着一種要受懲罰的大胆，你似乎懷疑這件事），他們會成爲頂幸福的夫妻。他一定愛這樣一位漂亮、高貴、有機智學識的小姐；大概她也愛他，即或不是愛他的人，至少也愛他的財。我知道她認爲羅契司特爾田莊是最合意的；不過（上帝原諒我！）差不多一點鐘前，我關於這一點告訴了她一些話，使她看來出奇的沉重；她的嘴角總垂下有半吋。我要奉勸她的黑臉的求愛者注意；假如另外有一個求愛者前來，有更多的純租金收入，——他就戰敗了——」

「不過，媽媽，我不是來聽羅契司特爾先生的命運，我是來聽我自己命運的，這你還一點沒有告訴我哩。」

「你的命運還可疑；我察看你的臉面時，一種特點和另外一種相矛盾。機會曾經量給你一些幸福，這我是知道的。我今晚到這裏來以前我就知道了。她（機會）細心的替你把這放在一旁。我看她作這件事了。伸開你的手，拿起這幸福來，就在乎你自己了；不過你是否這樣作，是我所研究的問題。再在地氈上跪下來。」

「不要使我長跪，火烤着我。」

我跪下，她沒有向我彎身，只是凝視着，向後靠在椅子上。她開始低聲說：

「火焰在眼裏閃耀；眼睛像露水一樣閃光；它看來是溫柔而且充滿了感情的；它對我的胡說微笑；它有感受性；印象隨着印象從它明亮的球體上經過；停止微笑時，它是愛傷的；眼皮上重壓着一種無意識的厭倦；這表示着從孤獨發生的憂傷。它從我轉開；它不允許更進的細看；它似乎用一種諷刺的眼色，否認我的發現的真理——，對於我所說的敏感和失望都要否認；它的驕傲和矜持，都只使我確定我的意見罷了。眼睛是好的。

「至於嘴呢，有時歡喜大笑；它願意把腦子所想到的都說出來；不過我敢說，對於心所經驗的許多事它却要保守沉默。活動而且柔順，它決不願在永久的寂寞的沉默中緊閉着；是一張應當多說話，常微笑的嘴，對交談者懷着人類的愛。這一官也是不壞的。

「除了在前額上，我看不出什麼不利於幸運結局的東西；那前額告白說，——「我可以孤獨的生活，假如自尊心 and 環境使我不得不這樣作。我用不着出賣靈魂來買幸福。我有一種生來的內在的寶庫，這可以使我生活，假如所有的外面的歡樂都被扣留，或是索價不是我能付得起的時候。」前額宣稱，「理智穩坐着而且握住韁繩，不讓感情突放使她陷入荒穴。熱情可以凶猛的激發，像真正的異教徒一樣，因為它們是異教徒；欲望也可以想像各種虛幻的事；但是在各種爭論上，判斷仍然要發最後的一

言，在各種決定上要投最後取決的一票。強有力的風、地震的搖撼和火，可以從身旁經過；但是解釋我良心命令的那沉靜微聲，我還要遵從它的領導。」

「說得好，前額；你的宣言要被重視。我已經立了我的計劃——我認為是正常的計劃——而且在這些計劃中，我注意了良心的要求，理智的意見。我知道青春會怎樣快的衰敗，花朵會怎樣快的消滅，若是在呈獻的幸福之杯裏面，找出一點羞辱的渣滓，或是一點悔恨的氣味來；而且我不要犧牲、悲哀、放蕩——這不合我的趣味。我願培養，不願毀壞——要得到感謝，不是要擠出血淚或鹹淚；我的收穫必須是微笑、親暱、甜蜜——這就夠了。我想我在一種奇妙的瘋狂中發着狂。我願把我這時間無限的延長；但是我不敢。到這為止我完全制得住我自己。我照我內心起誓要作的作了；但是再往下去，就許要使我受不力勝任的考驗了。起來罷，愛小姐，離開我：「戲已經演完了。」」

我在什麼地方？我是醒着還是睡着呢？我是作着夢罷？我還在作夢嗎？老婦人的聲音改變了；她的語音，她的姿勢，一切在我全是熟悉的，如同鏡中我自己的臉，如同我自己的舌頭所說的話一樣。我站起來，但是沒有走。我看；撥動火，我再看；但是她把帽子和綳帶更爲向臉跟前拉緊，又作手勢要我走開。火焰照亮她伸出的手；現在我醒了，而且警覺着有什麼發現，我即刻就注意到那手了。它和我的手一樣不是

枯老的肢體；它是圓渾柔軟的，有平滑的手指，形式整齊；有個寬的戒指在她的小姆指上閃光，我彎身向前看那戒指，見到一顆以前我看過不下百次的寶石。我又看着臉面，它不再從我轉開了——相反的，帽子脫去，綳帶卸掉，頭伸向前來了。

「喔，簡，你認識我嗎？」熟悉的聲音問。

「脫去那紅外套罷，先生——」

「繩子在結着——幫助我。」

「弄斷它，先生。」

「唔，那末——」去罷，借用物！於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從他的化裝中露出來了。

「哦，先生，多末出奇的念頭！」

「演得不壞罷？你不以為這樣嗎？」

「對於那些小姐們你一定作得不壞。」

「但是對於你並沒有？」

「你沒有對我扮演一個吉普色人物。」

「我扮演什麼人物呢？我自己？」

「不，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。簡單說，我相信你想要使我吐出話來——或是誘引

我；你胡說想使我也胡說。這不怎麼公平，先生。」

「你原諒我嗎，簡？」

「直到我全盤想過了的時候，我說不清。若是我細想一過，我沒有鬧出大胡塗事，我要盡力原諒你；不過這是不對的。」

「哦，你是非常正確——非常細心，非常明達的。」

我沉思，我想就全體說我是如他所說的。這是一種安慰；不過，實在，幾乎在我們開始相見的時候，我就防備着。我猜疑是什麼假面劇。我知道吉普色人和算命人不像這個貌似的老婦人那樣表現他們自己；而且我留意到她的假裝的聲音，她要藏起臉面來的焦心了。但是在我考量她的時候，我的心是總在葛來司·波兒身上的——那個活啞謎，那個神祕中的神祕。我絕沒有想到羅契司特爾先生。

「喔，」他說，「你在思想什麼？那莊嚴的微笑表示什麼意思？」

「驚奇和自賀，先生。我料想，現在你允許我走了？」

「不；待一會；告訴我那邊客廳裏的人們在作什麼事？」

「我敢說，是在討論吉普色人罷。」

「坐下！——讓我聽聽他們關於我說了些什麼話。」

「最好我不要待久了，先生；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。哦，你可知道，羅契司特爾先生，你今早走後有一個生客到了？」

「生客！——不知道；能是誰呢？我並不期待什麼人。他走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他說他認識你已經很久了，他可以賴厚住到這裏等你回來。」

「鬼東西，他這樣作！他說出他的名字了嗎？」

「他姓馬遜，先生；他從西印度羣島來；是從傑美加的西班牙城，我想。」

羅契司特爾先生靠近我站着；他拉住我的手，彷彿領我到一把椅子。我說話時他在我手腕上痠癢的緊緊一握；他嘴唇上的微笑凍結了；顯然一陣痠癢停止了他的呼吸。

「馬遜！——西印度羣島！」他說，聲調使人幻想到一架說話的自動機吐露着單獨的字。『馬遜！西印度羣島！』他重複說；他把這些字音說了三次，在說話之間，臉色變得比灰還要白；他似乎就不大知道他在作什麼事。

「你覺得病了嗎，先生？」我問。

「簡，我受了一個打擊；我受了一個打擊，簡！」他站立不穩。

「哦，靠着我，先生。」

「簡，以前你有一次助我一肩；我現在再來求助罷。」

「是了，先生，是了；還有我的胳膊。」

他坐下，讓我坐在他旁邊。雙手拿着我的手，他摩擦它，同時帶着最苦痛傷感的

神色凝視着我。

『我的小朋友！』他說，『我願意我只和你一個人在一個安靜的島上；而且煩擾、危險和可憎惡的回想都離開我。』

『我能幫助你嗎，先生？——我願意拿出我的生命爲你作事。』

『簡，若是需要幫助，我要從你手裏找來；我答應你這件事。』

『謝謝你，先生，告訴我作什麼事，——至少我要盡力去作。』

『簡，去從餐廳裏爲我拿一杯酒；他們要在那裏吃晚飯的；告訴我馬遜是不是和他們在一塊兒，他在作什麼事。』

我去了。我看見所有的人都在餐廳裏吃晚飯，如同羅契司特爾先生所說。他們並沒有坐在桌子上，——晚飯是放在旁邊櫃檯上的；各人拿了各自所歡喜的東西，這裏那裏分組站着，碟杯拿在自己手裏。每人都似乎很高興；笑和談話是普遍而且活潑的。馬遜先生站在火跟前，向丹提上校夫婦談着話，顯得和他們任何人都一樣快樂。我倒滿了一杯酒（我看見殷格來姆小姐在我倒酒時皺眉看着我，我敢說她以爲我不是不顧禮節了），回到圖書室裏去。

羅契司特爾先生先前那種極端的慘白的神色沒有了，他看來又堅決嚴厲了。他從我手裏拿去酒杯。

「祝你健康，服務的精靈！」他說。他飲了裏面的酒，把杯子還給我。「他們在作什麼事，簡？」

「笑着談話，先生。」

「他們看來並不莊嚴神祕，彷彿聽到了什麼奇怪事情一樣罷？」

「一點也不：他們都很快樂，有說有笑的。」

「馬遜呢？」

「他也在笑。」

「假如這些人一同進來睡棄我，你怎麼辦，簡？」

「假如我能夠，先生，把他們趕出屋外去。」

他半微笑。「若是我到他們那裏去，他們只冷淡的看我，彼此譏刺的低談着，於

是停住了，一個一個離開我，怎樣呢？你和他們一同走嗎？」

「我倒是以爲我不走的，先生：和你在一塊兒我要有更多的歡樂了。」

「安慰我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，盡我所能的安慰你。」

「若是他們因爲你不離開我，要詛咒你呢？」

「或者我就會知道他們的詛咒；若是知道，我也會不介意。」